

原后 陈忠实又一部长篇小说问世

石牛原本從天降
欲禍多因土地生
石牛原無知
人欲生有因

陈忠实 著

石牛原

內蒙古出版社



自白港原后 陈忠实

陈忠实 著

石牛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石牛原/陈忠实著 内蒙古出版社

2002/ISBN7-5055-4367-5

I 石…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27089 号

责任编辑: 李前程

封面设计: 谢宗和

石 牛 原

陈忠实 著

内蒙古出版社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28 插页 2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数 1-0000 册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石牛叫,大脚跳。

钟大脚对石牛是有一种特殊感情的。据说他出生的那年,石牛也叫了,因此他生下来便一只脚正常,一只脚出奇地大,在村里人眼里这等同于残疾。因此,加之家贫,长大后他的婚事几乎无指望。可偏偏在民国大五年,人们又听到石牛叫了。这一年的腊月初七,村里大户韦家祥的大闺女巧巧还有三天便要出嫁,而偏偏被马子抢去了。韦家祥舍不得四个大洋去赎,而让小女青青代姐嫁了。

几天后,巧巧逃出匪窠,告诉他娘她在山上三天三夜几乎无休止被马子轮番糟踏,气得她哥韦文斗差点要单独上山跟马子拼了。

象巧巧出了这种事,是很少有人家要的。这便让大脚捡了个便宜。他父亲托人说媒,没费多少口舌,便将这大家闺秀娶进小户家门。

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事已至此,巧巧也只有认命。

这种岁月,很多事非认命不可。县农会被摧毁后,下面的一些组织也相应土崩瓦解。一些田地大户又活跃起来。而租种的佃户又赶忙去向东家送礼,怕抽回田地,生活无计。

巧巧从内心十分憎恨她父母,她不但拒绝了她父亲陪嫁的十亩田地,而且也不去租种父亲的田地。她跟着大脚,去那寸草

不生的秃顶子开荒。在“秃顶子”上开荒早已成了大脚两口子并肩携手的艰辛劳作。动手开荒的第一天,吃过巧巧送来的午饭,两口子在那块床大的新土上晒着温暖的阳光小憩片刻,大脚扳起巧巧枕在他胸脯上的头说:你回家吧,俺要干活了。巧巧坐起身道:俺不走,俺帮你干。大脚拍拍巧巧已经变粗了的腰身说:你能干啥?你看你都这样子了还能干啥?巧巧说:俺从土里往外拣石头,累不着的。大脚瞅瞅妻子,心里充溢了无限的感动。他不再说什么,遂起身抄起镢头高高地抡起……那石头是多么硬呵,一镢头下去,虽是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也能看得见镢尖上那四溅的火花。在火花飞溅的一刹那,一股强大的力量从镢柄迅速地传递到他的双手与双臂,让他的双臂酸麻酸麻,让他两手的虎口生出一股剧烈的疼痛。但他没做片刻的歇息,在妻子的目光里,又把镢头高高地举起……一小块存在了不知有几万万年的原始地貌终于让他改变了,变成土渣与石块,堆在了他那一大一小的脚边。他越过这一小堆,又对着新的一块抡起镢头。这时,巧巧便蹲在他的身后,用她那已经变得不那么纤细娇嫩的一双小手,将那些大的石块一一捡起扔到外面,之后,她又将十个指头叉起,做成两双肉筲,把那些剩下的再划拉几遍,这样,稍大一点的石块又让她剔出来,扔向了一边。再看看眼前,便只剩下一些能组成地的土了……

第二天,巧巧还是一早就要跟着大脚下地。婆婆说:大脚家的,你别忘了你怀里有了。巧巧笑道:没事,你看在地里正干活的,有多少大肚子女人?婆婆便道:不假,俺带大脚的时候也是天天干活。婆婆又问:你俩都下地,中午饭咋办?回来吃,还是俺给送去?巧巧道:不用了,俺捎几个煎饼就行了。她去拿了几个煎饼,包上一些咸萝卜条,接着就与男人走了。来到秃顶子,干到天晌,两口子就那么干干地将煎饼吃下,然后走到岭下的沟

里，喝上一气泉水，回到岭上歇息一会儿再接着干。

一天一天过去，被他们开拓出来的地盘越来越大。在这地盘约有二分地的时候，他们发现，越往顶子上开越难了，那儿的土越来越少，而石头却越多越硬。巧巧站在那里打量了一下说：“大脚，咱们先开容易一点儿的吧，先别往上开，往两边。”大脚见妻子说得对，就调整方向，向左边拓展。一天天下去，他们开出的地便成了一条越来越长的圆弧。终于有一天，这条弧绕着秃顶子转了一圈，与原来的出发点接合在了一起。大脚扔下已经磨掉半截的撅头，拉着巧巧的手到了顶子的最高处，看看在他们脚下呈圆环状的新地，他说：“巧巧，你看这地像什么？”

巧巧说：“像个镯子。”

大脚说：“不，像你脖子上拴的那个玉玩意儿。”

巧巧便低头扯出那个玉佩，瞧瞧它，再瞧瞧脚下的一圈地，说：“是像，是像。”

大脚问：“你看这地，有一亩半大。”

巧巧喃喃地道：“噢，一亩半。”

大脚又说：“不，还多，有二亩。”

巧巧应道：“噢，有二亩。”

大脚说：“这是咱俩开出来的。”

巧巧说：“是咱俩开出来的。”

大脚说：“咱家的地，到了二十亩了。”

巧巧说：“到了二十亩了。”

两口子对视一眼，眼泪止不住地滚了下来……

然而，当他们从顶子上走下来又仔细检阅他们的劳动成果的时候，却发现这块新地太薄了。大脚一镢一镢刨出来的东西，有三分之二已经被巧巧捡出来在地的下边堆成一道高高的石堰。剩下的土，只在地上覆了三四指厚。大脚沮丧地说：“这

么一点土，种庄稼怕是连根都栽不住呢。”巧巧抬起头，望望被新地包围着已剩下有两个院子大小的秃顶子，说：“有办法。”

大脚问：“啥办法？”

“把那片顶子表层的土全刮下来，弄到这儿里。”

大脚立即把他的大脚一跺，万分高兴地道：“唉呀巧巧，你心眼怎这么多！”

之后的日子里，两口子又开始了一轮新的劳作。他们在那有着一片片裸石的秃顶子上搜索起来。槲櫟棵旁边，石头缝里，凡是土或者近似于土的东西都被大脚用镢头刨起，被巧巧用铁锹铲到筐里，再由大脚挎到下面的地里去。他们这时对土的搜求，已经不亚于大烟鬼对于烟土的痴迷。无论是谁，一旦发现了一窝好土，都会像孩子一样地欢叫起来，让对方快来看、快来取。看着那地里的土层一点点变厚，大脚欣喜地说：“你看，咱的地长膘啦！”巧巧也笑着随声附和：“长膘啦长膘啦！”

歇息的时候，小两口忍不住要戏耍一番。大脚把儿时与伙伴们在山上玩的游戏一件件回忆起来，鼓动着巧巧和他玩，也以此搏取巧巧的欢心。他从顶子上刨来一些野蒜，用两块石板砸成烂泥状，让巧巧举着两根相距巴掌远的木棍，说要“织布”，然后他将两块石板拍一下，石板间便扯出一条条粘丝，在木棍上一绕，那粘丝便像蜘蛛网一样缠了上去。拍一下缠一下，木棍中间果然是丝丝缕缕银光闪闪。巧巧从没见过这种野童的玩法，兴奋得小脸涨红咯咯作笑。

玩过这一种，大脚又采来“巴山皮”草的穗子，神秘兮兮地对巧巧说，她如果把这穗咬在嘴里，面向南方闭上眼睛，就能看见南天门上的情景，王母娘娘仙女什么的，全都看得清清楚楚。巧巧便高高兴兴照他说的去做，不料她咬着草穗刚闭上眼睛，大脚却把草穗猛地一抽，草种儿全让巧巧的牙刷掉，散落满嘴让她大

吃其苦，惹得她伸出手将男人一顿好拧。大脚一边躲避一边笑着说：“不玩这啦不玩这啦！咱们斗草！”

斗草巧巧是会的，她用两片指甲把一根草穗杆儿倒着一捋，那杆儿的根部便有一滴汁液盈盈欲坠。看大脚也这么弄好了，便抬手让自己的穗杆与大脚的对接，看那两滴汁液在谁手里合为一处。也真奇怪，在两个液滴相接时，大脚的那一滴突然就去了巧巧的草穗上，在那儿汇成一滴大大的晶莹剔透的东西。巧巧高兴地大叫：“俺赢啦俺赢啦！”再斗，还是这个结果。巧巧问：“大脚，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大脚嘻嘻笑道：“还用问？你就好吸俺的水呗。你看你都吸了一肚子啦！”说着就撩起巧巧的褂襟摸她的肚子。哪知刚触皮，巧巧“哎哟”叫了一声。大脚方想起，开了一个多月的荒，自己的手已经成了一对铁锉了。他忙说：“俺用手背，俺用手背。”于是就将手掌翻过来，用相对柔软一些的手背去触摸巧巧的肚皮。他小声说：“大多喽。”巧巧不吭声，闭着眼睛任他摸。大脚摸了一会儿肚皮，又去解巧巧的腰带。巧巧还是没作阻拦，一任大脚为所欲为，只在男人的手背直抵她的两腿之间时，她才忍不住呻吟一声，同时，那双小手也摸索到了男人的身上……

又几天下去，秃顶子基本上已被搜刮一遍。这天上午，夫妻俩在一条石缝里又抠出满满一筐土，大脚正要把它挎下去，突然觉得小腹一阵下坠，便对巧巧说：“俺得拉屎去。”说完就摸起铁锨急急跑到了岭下面的沟里。他每次去沟里拉屎都要带铁锨，一旦拉完便用它将一摊屎端回来，埋到地里。巧巧坐在那里没事干，就想自己先把这筐土送下去，便起身用胳膊勾住了筐梁。不料，就在她咬牙用力的时候，只觉得小肚子突然抽搐几下，随即便疼了起来。巧巧这才记起了自己应守的禁忌。然而此时已经晚了，那腹痛越来越剧烈，巧巧就连大声喊男人前来也办不到

了，她只好哼叫着在地上滚成一团。

当大脚在沟里走上来，巧巧已经昏死过去。她裆间鼓鼓囊囊的，血把裤子全都浸湿还显多余，又把身下的石盖子染红了一大片。大脚不知这是怎么回事，待浑身大抖着解开巧巧的腰带，才明白了事态的严重性。看看那个像萝卜大小的孩子正在蠕动，且已长出了小胳膊小腿，他大哭着将他托起来，要再往妻子的体内填送。努力了几次都不成功，才明白自己的举动是多么愚蠢。接着，他把妻子连同孩子一抱，就向村里跑去了。

回到家巧巧已经醒来，但孩子却不再动了。钟二老婆一边埋怨着儿子一边为儿媳收拾。她拿用火烤过的剪刀为巧巧剪断脐带，倒一碗糖水让她喝下，便让儿子把地上的那团死肉捡起扔到社林里。社林在村西，凡是早夭的孩子都往那儿扔。大脚眼泪婆娑地再看那个未长成的孩子一眼，便拿过一个破筐把它放到了里头。这时，巧巧在炕上说话了，声音又弱又小：“你别送那里喂狗，你把他，埋到咱那地里吧。”

大脚闻听这话，一下子扑到巧巧身上大哭起来。

天渐渐地热了。每到午间，天牛庙村里村外的树上蝉声噪成一片。这噪声像一张巨大而无形的网，网得人无处藏匿无处逃遁，变得一天比一天烦躁起来。

黄有为的烦躁情绪最为严重。自从南军退了之后，他没再去临沂。他说他再也不到北洋军阀的巢穴里去了。不去临沂只能在家里蹲着，而在家里蹲着更让他感到痛苦。他常常瞪着眼睛冲他的老嫂子黄左氏和他妻子青青发问：“你们说，那南军怎么就打不下临沂呢？”对这样的重大问题，黄左氏和青青当然回答不了，只像瞅一个怪物一样愣愣地瞅着他。黄有为得不到回答，便一个人抱膀缩颈在屋里来来回回走，好像一只被关在笼子

里的刺猬。有时候,这刺猬还会突然高声背诵《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背着背着声泪俱下。看着他这样子,黄左氏抹着眼泪背后里唠叨:“老天爷呀,可别叫他疯了呀!”这天,她把青青叫到自己房里说:“他心里太闷了,你得给解解。”青青说:“他的闷,俺怎么能解得了?”黄左氏瞅着她说:“你能解。你在床上对他热乎一点儿。”青青便明白了。黄有为在家的这些日子,由于情绪十分低落,难得有几次和她做那事。即使有,他那副与谁有仇的样子也让青青感到生厌,每次刚刚开始,青青便一个劲地催问:行了吧?行了吧?弄得黄有为兴致索然草草收兵。而现在经黄左氏这么提醒,青青也觉出了自己作为妻子的懈怠。她想,黄有为以后不再上学,要一直在家了。日子还长着,不和他处好怎么能行?

于是,青青对这个落魄的革命青年彻底改变了姿态。天气热了,青青便借水行舟,与黄有为单独在房里相处时,穿得少而又少。一袭蜘蛛纱汗衫,让一对小小巧巧的奶子若隐若现若实若虚。这天晚上,黄有为正在挥着蒲扇读黄兴的革命文章,转脸瞥见床边坐着的青青,那一双眼便再没回到书本上去。他站起身来,伸出手去,一步步走上前,隔着纱衫擒住了那一对黑脖白身的小鸽子。摩挲一会儿,他将青青的汗衫一掀,将自己的身子一矮,那张热烘烘的嘴就衔了上去。而此时的青青已经酥软如饴,不知不觉地躺倒了……那晚的黄有为疯狂而持久。最后,青青在一阵从未经历过的死而复生的感觉之后,禁不住也像她小时见到的哥身下的丫鬟那样,将一双细长的腿曲起,用两只脚一左一右地敲打着黄有为的屁股叫道:“哎呀,真恣真恣!”就在此时,黄有为却像突然醒了似地坐起身,回头看看扔在桌上的革命文章,抬手捶打着自己的脑壳无限悔恨地道:“苟且贪欢,真可耻呵!”

但青青并不保护他的这种崇高理念，照样在晚上设法引他交欢。这时青青已经不只是为了执行黄左氏的吩咐，而是在品尝了那种极度的欢乐之后遵从身体的强大欲望而行事了。结果她很成功，每次每次，黄有为都能唯她马首是瞻，而且，黄有为也不在事后谴责自己“可耻”了。再后来，事情竟变得一发而不可收，黄有为已经不满足于在夜里与青青行事，就是在白天里，也常常把房门一闭就干起来。两个人的喘息呻吟声从门缝里逸出，时缓时急一直飘进堂屋，让年届四十的黄左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

这天午后青青又和黄有为弄那事，突然听见院门被人拍响，接着是黄左氏开门的声音，再接着是钟二老婆哇啦哇啦说话：“他表婶子，俺是来跟青青报个讯，她姐的孩子掉了……”

青青听到这里，猛地把身上的男人掀了下去。

半个时辰后，青青提着两包红糖和半笼子鸡蛋走进了姐姐的家。一见她手里提的东西，钟二老汉笑逐颜开。让老婆到青青那儿报讯是他的主意。他说巧巧掉了孩子正要东西补养可是咱家里实在出不起钱应该叫青青来帮一把。结果老婆报讯后青青果然提着东西前来，这让钟二老汉心里十分受用。他大声吆喝老婆：“大脚他娘，还不快倒茶！”

青青向钟二老汉打了个招呼，径直奔到了姐姐住的东屋里。见了躺在床上的姐姐，她大声嚷道：“你这是怎么弄的嘛？”跟进来的钟二老婆立马向她解释：“哎呀呀，都是开荒累得！”接着，老太太就向青青讲了巧巧与大脚在秃顶子上做的事情。听着听着，青青泪如泉涌。

从巧巧家里出来，青青便走向了她的娘家。此时的青青心里充满了悲愤。她觉得她姐的命太苦了，她决心回娘家向她的爹好好诉说一番，让爹知道巧巧的难处，让爹扪心自问，想想他

对她的亲生闺女犯下了多大的罪过！

刚走近那个高高的门楼，青青忽然听见里面传出了争吵声。急急走进去一看，原来是堂兄韦文璧正与她爹吵架。不知为啥，这次爹好像没大发火，他向他的侄子扬起一张胖脸，甚至还有点儿笑微微地说：“就该你拿，就该你拿。”

韦文璧却气冲斗牛泪水横飞。他跳着脚吼道：“你个老杂种，真是丧了良心啦！”

听他骂得怪狠，青青心里不是滋味。他想，俺爹是你的亲大伯，你怎能这样骂他！她压住火气对堂兄说：“哥，什么事呀？你看你生这个气！”

韦文璧转过脸向青青说：“俺想生这个气吗？你说你爹怎么没有一点人味儿？”

李嬷嬷大概一直藏在她住的小偏房里，这时听见青青的声音走出来了。她说：“二小姐，少爷，到俺屋里坐坐吧。”

到李嬷嬷的屋里坐下，青青才从韦文璧的嘴里得知了事情的原由：原来前几天乡里来收上忙地银，收到韦文璧名下，里面竟然还有正月里卖给大伯的十四亩地的。韦文璧记得当时卖地时爹要到县里换上红契将地过户的，大伯却说他去换，现在看来，他并没去换过来。没换就没换吧，等秋后县里下乡办事时再补过来。不过，这十四亩麦地是连青苗一块卖给大伯的，如今他收了麦子，地银理所当然地应由他拿。想不到的是，当他找到大伯一说，大伯却道：按乡里的账目来，那上面让谁出就由谁出。这一下就把他气坏了，立马就和大伯大吵起来。

听完堂兄的诉说，青青忍不住羞容满面。这羞全为她爹。她又一次看见了爹的下作：四月里来马子时，二叔为了救出村邻敢从容赴死，爹竟敢昧着良心欺侮二叔的亲生儿子，将地买到自己手里了还要让人家交地银！

想到这里,她知道也不必在爹面前说巧巧的事了。她起身走到院子里,对正坐在树荫下喝茶的爹说:“爹你小心,别把自己也卖了。”没等韦家祥回过神来,她已走出了院门。

三伏天里,一场罕见的牛瘟悄悄地降临了。

先是韦家祥家里死了一头正值壮年的犍牛。韦家祥心疼得不得了,将放牛的小林狠狠揍了一顿,宣布要扣他今年半年的工钱。为了挽回一些损失,他让小林和另外几个冤汉在大院前面架起汤锅,将死牛肉煮了向全村人叫卖。在死牛肉煮熟后的特殊味道与小林的叫卖声响遍村子的时候,许许多多的庄户汉子都端着瓦盆领着孩子来了。他们或拿出几个铜板的现钱,或是赊账,让小林切一小块肉,再舀上半瓦盆没有油水却有的是腥味的汤水,连同一肚子幸灾乐祸的快感端回家去。

人们没有料到,这仅仅是一场灾难的开端。从这天开始,村里的牛就接二连三地死掉。这些牛死得也十分蹊跷:白天里好好的吃草干活没有异样,可是第二天早晨就发现它已经倒卧在牛棚里成了一具僵尸。于是,每天每天早晨,村里都能听见几户人家传出哭声。等哭声寂寥下去,村内又会传出此起彼伏的卖死牛肉的喊叫声。然而牛死得多了,本村已经消费不了,死牛的户便只好赶集去卖,每天早晨,围门那儿都能看见一些挑着挑子哭丧着脸的人走出去。

牛瘟的发源地韦家祥家在死了第一头后,三天内又死了两头。韦家祥这下子慌了,赶紧让小林到十里街请来了米老先生。米老先生熟谙阴阳八卦,长须飘飘一副神仙相。他来后在天牛庙村里村外转了个遍,最后转到村前石牛那儿,蓦地立定,目不交睫,看了一会儿之后忽然向它深深一揖。韦家祥急问其中缘故,米老先生道:“是它生气了。生了气,它这牛王才招它的子孙

归阴的。”韦家祥问生何气，米老先生答曰血秽侵身。韦家祥便想起了那场匪祸和平时本村小儿在这里的所作所为。他问老先生如何破解，老先生说：“取悦于它。为它唱三晚上戏吧。”

韦家祥立即找到儿子韦文斗，订出了两条措施：第一，从当天起由青旗会员将石牛认真护卫，两人一班昼夜站岗，再不许小孩到它身上玩耍嬉闹；第二，立即向养牛户按每牛四块大洋集资，到县城请戏班来从当天晚上起为牛王唱戏。韦文斗雷厉风行，在一天内将该办的全办了。当天下午，石牛前面便安放了供桌，摆上了香烛与满桌的菜肴。在它对面十丈开外，高高的戏台也搭了起来。日落时分，一个二十多人的戏班来了，人人肩头都扛了些家伙，还有一辆装着五六个衣箱的牛车跟在他们后头。这帮戏子到这里每人吃下一块大饼和一碗猪肉熬豆角，便将嘴一抹粉墨登场。根据“土螻蛄”韦家禄的建议，戏班先演一出《盗御马》，再演一出《卖马耍铜》，意思是让牛王从戏文中看到另一种畜牲的不幸遭遇，从而缓解心中郁闷停止正玩着的吓人游戏。看戏的人是不不少的。正在三伏天里，人们深受暑热与蚊叮之苦，平时都是在村上乘凉过夜，今天来此看戏，正好将这两苦暂时忽略。外村有人知道了天牛庙村的举措，许多爱凑热闹的也早早赶来。于是戏台前人头攒动挤成一片。

钟二老汉家中却只有老太太一人出门看戏。巧巧自流产后身体一直不好，加上天热吃不下饭，人瘦得像根竹竿，连走路都没有力气，大脚便让她早早躺下，他则坐在床前为她掌扇驱热撵蚊。钟二本来是想去看戏的，他是个戏迷，每次本村或附近村里有戏都少不了他。今晚戏班要演的《盗御马》，他知道是绿林好汉窦尔敦的戏，而窦尔敦的戏又是他特别爱看的戏之一。但他终于又没去，吃过饭便一个人蹲在牛棚门口抽烟。老汉今晚有心病：他没交足村里收的钱。当韦文斗派人到每个有牛的户收

钱的时候，钟二早就把钱算了个清楚。他算出，韦家祥父子肯定又要借这事赚一笔了。一牛四块，全村一百多头牛要收五百多块，而演三晚上戏是绝对花不了这么多的。所以在收钱收到他家时，他磨蹭半天只拿出了两块，声称家里就这些了，另外的两块待他明天到外村亲戚家借了再交。收钱的人对他这种暧昧态度十分不满，拿了两块钱走时横眉立目道：“心这么不诚，要当心你那条牛呀！”这句话说得老汉心里七上八下，所以就不想去看戏了。

自从春天买了牛，牛棚门口就成了钟二老汉最喜欢蹲的地方。给牛添足了草，他就装上一袋烟在那儿蹲下了。如果是白天，他会一边吸烟一边瞅他的那条牛，瞅哪儿哪儿顺眼，就像当年刚跟老婆圆房后那样。如果是夜晚，他瞅不见棚里的牛，但他也会蹲在那里听牛的动静。牛无论是咯嘣咯嘣地吃草，还是咕噜咕噜地“倒磨”，在他听来都比那最好的戏班演的戏要好听得多。他往往一边听，一边在心里泛起一股深切的情愫：牛呵，牛呵，牛是好东西呀！是咱庄户人家的宝呀，是给咱挣饭吃的哑巴儿子呀！

今晚，老汉再蹲在这里时心里老不踏实。他知道，这场牛瘟来势太猛，到今天，村里已经有三十多头牛死去了。在他的记忆和上辈人的传说中，天牛庙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情。他不知道他的牛能不能躲过这场劫难。是的，村前正在给石牛演戏，也许这法子能灵。不过，他却没能交足钱，只交了一半呵！想到这里，老汉的心里不禁有些焦灼，便拔了嘴里的烟袋仔细去听棚里的动静。

奇怪，棚里竟没有了动静。而在平时这个时候，那牛不是吃草就是“倒磨”的。老汉便急急忙忙钻到棚里去了。

牛正卧在那里。老汉蹲下身，伸出手就去摸牛角。给人看

病摸手腕，给牛看病摸角根。钟二懂这点儿，平时就常常摸那儿。他握着凉凉的牛角尖让手往下游走，摸到角根，他的手哆嗦了：那儿没有了平时他熟悉的温度，而是变得火烫火烫！再听听牛的喘息，已是急急促促如烧火丫头手中的风箱了。

老汉赶快向东屋里喝：“大脚！大脚！快把灯端来！”

儿子端着灯跑来了，一见牛是这个样子，也急得额上冒汗。他连声问爹怎么办，老汉说：俺也不知怎么办呀！先灌点儿绿豆汤解解毒吧！

巧巧这时也病恹恹地起来了。听公公这么说，便去屋里找出一捧绿豆放在锅里煮。半锅水还没烧开，却听到牛棚那里传出公公与丈夫的哭声。她跑去一看，那牛已经一动不动将四腿挺得直直。她往门口一蹲，也忍不住哭开了。

三个人哭了一阵，老汉忽然把眼泪一擦说：“快别哭了，趁着村前正唱戏，赶紧把牛肉卖了！”

一句话提醒了大脚，他立即起身与爹把死牛拖到院子里，找来刀，将牛的肚皮割开了。

村前，一出戏正唱到高潮：那窦尔敦将御马盗到手，并留下黄三太的名字栽赃于人。演员舞着一支马鞭唱起二黄散板：“你二人今在某刀下把命丧，自有那黄三太他与你们抵偿。御马到手精神爽，金鞍玉辔黄丝缰。左右镶称赤金镫，项下挺胸对成双。认镫攀鞍把马上，洋洋得意我回山岗……”正在一片观众深深浸入剧情物我两忘的时候，场外忽然传来钟二老汉带着哭腔的高叫：“卖牛肉啦——！谁买牛肉啦——！”

这声喊把全场人都惊醒了。大家转过身来，呼呼啦啦将钟二与大脚爷儿俩围起来问他的牛是啥时死的，钟二便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回答。听说老汉的牛死在演戏时，便对韦家祥父子倡导的做法表示出怀疑，有几个人高声道：“牛还是死，演这狗日的

戏干啥？还不把戏台拆了！”

这时，韦文斗带着几个青旗会员挤了进来。待他看清是谁在这里，便瞪着眼叫道：“是你个老杂种哇？交不足钱，你那牛能不死吗？”

“土蝼蛄”韦家禄这时也挤了进来。他紧皱眉头以严重的语气说：“这还了得！一边给牛王唱戏，一边卖死牛肉，能有个好吗？”

韦文斗听了这个说法，声色愈厉，让他们爷儿俩赶快离开这里。然而钟二老汉来了倔劲，蹲在那里就是不走。韦文斗抓住他的胳膊猛地一拉，又一甩，老汉就去另一个地方躺着爬不起来了。

老汉让儿子背回家后，在床上哼哼了一夜。但他一边哼哼，还一边指挥儿子要他连夜将牛肉煮熟免得臭掉。第二天一早，他又催着儿子去八里外的措庄集上去卖。可是，下午儿子又将两盆牛肉如数挑回来了。原来在这几天里牛瘟已经在周围十几个村蔓延开来，人们都说这是吃了天牛庙的死牛肉的缘故，所以虽然街上的牛肉摊子摆了一大片，却没有一个买的。钟二老汉听了把两眼一闭，眼泪就不断线地流。

这一天，天牛庙又有十来头牛死去。但韦文斗父子不气馁，晚上照常让戏班子开演《卖马耍铜》。尽管一匹黄骠马在秦琼手里吃了好一番苦头，但也没能让牛王爷欢心，就在这天夜里，本村又有二十多头牛被他招了魂去。韦家祥父子的举措彻底失败，第三晚上的戏便不再演了，戏班子收拾了家伙回城，韦文斗也下令将石牛前面的供桌撤掉。于是，村前的空地上，只留下了大片曾经垫过看戏者屁股的石头和这些屁股的排泄物。

钟二老汉躺在床上再没有起来。大脚想爹可能是让韦文斗摔伤了，然而请来行医的先生来看，却没看出伤来，只说是肝气